

冥之思
草
卷二

論徐嶽生將成痿痺之症

徐嶽生。軀盛氣充。昔年因食指微傷見血。以冷水濯之。遂至血凝不散。腫潰出膿血數升。小筋脫出三節。指廢不伸。邇來兩足間。纔至秋月。便覺畏冷。重綿蔽之外。拊仍熱。內揣獨覺其寒。近日從踵至膝。後筋痛不便。遠行雲間。老醫令服八味丸。深中其意。及僕診。自云。平素脈難。以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見洪大。大爲病進。况在冬月。木落金寒時。尤爲不宜。方來之勢。將有不可嚮邇者。八味丸之桂附。未可輕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血。旣經食指之挹。取存留無幾。

不能榮養筋脈。加以忿怒。數動肝火。傳熱於筋。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是以牽強不便於行也。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稟令擁戴。若君主然。故必肺氣先清。週身氣乃下行。今肺脈大。則肺氣又爲心主所傷。壅窒不清。是以陽氣不能下達。而足寒也。然則所患雖微。已犯三逆。平素脈細。而今脈大。一逆也。肝脈大而熱。下傳二逆也。肺脈大。而氣上壅。三逆也。設誤以桂附治之。熱者愈熱。壅者愈壅。卽日便成痿痺矣。此際用藥。淵乎微乎。有尋常不能測識者。蓋筋脈短勁。肝氣內錮。須亟講於金伐木榮之道。以金伐木。而

木反榮筋反舒。匪深通玄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氣自壅。則木且奉令不暇。何敢內拒。惟金失其剛。轉而爲柔。是以木失其柔。轉而爲剛。故治此患。先以清金爲第一義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爲第一義。不清其胃。則飲酒焉。而熱氣輸於肺矣。厚味焉。而濁氣輸於肺矣。藥力幾何能盛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敵在前。主將懦弱。已不能望其成功。况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燦金。倒行逆施。以爲治耶。必不得之數矣。

翁見藥石之言。漫無忌諱。反疑爲張大其說。而莫之信。竟服八味丸。一月後。痿痺之情悉著。不幸所

言果驗。乃臥床一載。必不令僕一見聞。最後陽道盡縮。小水全無。乃肺金之氣先絕於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而竟蹈之。奈何奈何。

胡貞臣先生曰。此治痿痺症之妙法。蓮華經也。不當作文字藝視。

論江中寰先生足患治法

庚辰冬。於鼎翁公祖園中。識先生半面。竊見身體重着。履步艱難。面色滯晦。語言遲緩。以爲若虛風卒中。之候也。因爲過慮。辛巳杪。召診間。細察脾脈。細急不調。肺脈勁大。然肝木尙平。陽氣尙旺。是八風之邪。未

可易中。而筋脈製痛。不能安寢者。大率風而加之以濕。交煽其虐。所致。以斯知尙可引年而施治也。何也。風者肝之病。天之氣也。濕者脾之病。地之氣也。天氣迅疾。故發之暴。益以地氣之迂緩。反有所牽制。而不能暴矣。然氣別則病殊。而氣交則病合。有不可不明辨者。疾殊者。在天氣則風爲百病之長。其來微。則隨相尅爲傳次。必遍五臟而始烈。其來甚。則不繇傳次而直中。唯體虛之人。患始不測焉。在地氣則濕爲下體之患。其來微。則足跗腫大。然得所勝亦旋消。其來甚。則害及皮肉筋脈。以漸而上攻。亦唯陽虛之人。勢

始騰越焉。兩者一本之天。一本之地。病各縣殊。治亦異法者也。病合者。天之氣入於筋脈。地之氣亦入於筋脈。時乎天氣勝。則筋脈張而勁焉。時乎地氣勝。則筋脈蟬而緩焉。兩者其源雖異。其流則同。交相蘊結。蔓而難圖者也。先生房中之風。始雖不可知。然而所感則微也。至若濕之一字。既以醇酒厚味。而釀之於內。又爲炎蒸嵐瘴。而襲之於外。是以足患日熾。雖周身筋脈舒展。亦不自如。究竟不若足間晝夜掣痛。瘡瘍腫潰。浸淫無已也。夫春時之風也。夏時之濕與熱也。秋時之燥也。三時之氣皆爲先生一身之患者也。

而一身之患。又惟一隅獨當之。亦良苦矣。設內之風濕熱燥。不攘足患。其有宜字乎。所可嘉者。惟冬月寒水司令。勢稍未減。而醫者不識此意。每投壯筋骨之藥酒。以驅其濕。不知此乃治寒濕之法。惟冬月病增者。方宜。豈以風濕熱濕。而倒行逆施。宜不重其困耶。况乎先生肺脈勁大。三四日始一大便。雖冬月。亦喜形寒飲冷。而不嘗近火。何所見其爲寒濕也哉。所以孫真人入小竹瀝等方。風濕熱燥寒五治之藥俱備。隴統龐雜。後人全不知用。若識此義爲去取。則神而明之之事矣。然則不辨症而用方。幾何而不誤耶。

胡白臣先生曰。辨症縱橫無礙。劍光燁燁逼人。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悞。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內蘊之熱。蒸濕爲痰。辛巳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蓋熱似寒。如暑月反雨冰雹之類。醫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細察其爲熱極似寒。誤以牛膝木瓜防已。加皮羌獨之屬溫之。甚且認爲下元虛憊。悞用附桂河車之屬補之。以火濟火。以熱益熱。由是腫潰出膿水。浸淫數月。踝骨以下。足背指踵。癢而不用。總爲誤治。而至此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

若果寒痰下墜。不過堅凝不散。止其甚者。不過痿痺不仁。止耳。何至腫而且潰。黃水淋漓。腐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爲醫藥所誤。乃委咎於方隅神殺所致。豈其然哉。此與傷寒壞症。熱邪深入經絡。而生流注。無少異也。所用參膏。但可顯理元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效。以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劇。設與竹瀝同事。人參固其經。竹瀝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參以治虛風。誤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脈短縮。不便行持。亦繇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膏後。脾氣亦旣太旺。健

運有加矣。此時倘能擗節飲食。俾脾中所生之陽氣。得顓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留行。而足患並可結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爲食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運痰運熱。止用之以運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而反得衰。迺至痰飲膠結於胸中。爲飽。爲悶。爲頻咳。而痰不應。總爲脾失其健。不爲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充滿。肺竅咳不易出。雖以治痰爲急。然治痰之藥。大率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唯景唯以甘寒之藥。杜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爲合法。至于

辛熱之藥。斷斷不可再誤矣。醫者明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必因膿水易乾。認爲辛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誅哉。

胡白臣先生曰。濕熱傷足。自上而下也。足寒傷心。自下而上也。自上下者。先清其上。自下上者。先溫其下。觀此而民病傷國。可知治先在民矣。

論浦君藝喘病症治之法

人身難治之病。有百症。喘病其最也。喘病無不本之於肺。然隨所傷。而互開漸。以造於其極。惟兼三陰之症者。爲最劇。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而三

陰又以少陰腎爲最劇。經云。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此喘病兼腎病之形也。又云。勞風發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當咳出青黃濃濁之痰。如彈子者。大不出者傷肺。傷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腎病之情也。故有此症者。首重在節慾。收攝腎氣。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則太陰脾。厥陰肝之兼症。亦重。勿以飲食忿怒之故。重傷肝脾可也。若君藝之喘症。得之於髫幼。非有忿慾之傷。止是形寒飲冷。傷其肺耳。然從又慣生瘡癩。瘡癩之後。復生牙癰。脾中之濕熱素多。胃中之壯火素盛。是肺經所以

受傷之原。又不止于形寒飲冷也。脾之濕熱。胃之壯火。交煽而互蒸。結爲濁痰。溢入上竅。久久不散。透開肺膜。結爲窠囊。清氣入之。渾然不覺。濁氣入之。頃刻與濁痰。狼狽相依。合爲黨援。窒塞關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痰。鼾齶有聲。頭重耳響。胸背骨間。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額酸辛。若傷風狀。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而呼吸爲之不利也。必俟肺中所受之濁氣。解散下行。從前後二陰而去。然後肺中之濃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漸可相安。及夫濁氣復上。則窠囊之痰。復動窒塞。仍前復舉。乃至寒之亦發熱之。

亦發傷酒傷食。亦發動怒動氣。亦發所以然者。總緣
動其濁氣耳。濁氣本居下體。不易犯人。清道每隨火
勢而上騰。所謂火動則氣升者。濁氣升也。腎火動則
寒氣升。脾火動則濕氣升。肝火動則風氣升也。故以
治火爲先也。然濁氣既隨火而升。亦可隨火而降。乃
凝神入氣。以靜調之。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則以濁
氣雖居於下。而肺中之窠囊。十其新造之區。可以僑
寓其中。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亦若爲亂者然。如寇賊
依山傍險。蟠據一方。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
故雖以治火爲先。然治火而不治痰。無益也。治痰而

不治窠囊之痰。雖治與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驅。曰導。曰滌。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氣。前人之法。不爲不詳。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蓮子之篋于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繇其外窄中寬。任行驅導滌涌之藥。徒傷他臟。此實閉拒而不納耳。究而言之。豈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卽肺葉之外。膜原之間。頑痰膠結多年。如樹之有蘿。如屋之有遊。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倉卒有難於剗伐者。古今之爲醫者夥矣。從無有爲此渺論者。僕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績。蓋肺中濁痰爲祟。若牛渚怪物。

此案論疾絕精惜
後幅失之荷率

莫逃吾燃犀之炤者。因是曠觀病機。異哉。肺金以脾
土爲母。而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爲母。脾性本
喜燥惡濕。迨夫濕熱久錮。遂至化剛爲柔。居間用事。
飲食入胃。既以精華輸以週身。又以敗濁填彼竅隨。
始尙交相爲養。最後挹彼生此。顛爲外邪。示豈弟致
使憑城憑社輩。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
以巨家大族。暗爲輪導。其滋蔓難圖也。有繇然矣。治
法必靜以馭氣。使三陰之火不上升。以嘿杜外援。又
必嚴以馭脾。使太陰之權。有獨伸而不假敵愾。我實
彼虛。我堅彼瑕。批瑕搗虛。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掃清。

穢濁。乃廣服大藥。以安和五臟。培養肺氣。肺金之氣。一清。則週身之氣。翕然從之。下降。前此上升濁邪。允絕其源。百年之間。嘗保清明在躬矣。此蓋行所當然。不得不然之法。夫豈塗飾聽聞之贅詞耶。君藝敦請。顓治。果獲全瘳。益見僕言非謬矣。

胡白臣先生曰。岐黃論道以後。從不見有此精細。快徹之譚。應是醫門靈寶。

又曰。君藝童年錮疾。非所易瘳。今疾愈而且得子矣。先議後藥。功不俾耶。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誤藥之治驗

吉長乃室。新秋病灑。漸惡寒。寒已發熱。漸生咳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尪羸。延至初冬。飲以參朮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食飲不思。有咳無聲。瀉利不止。危在且暮。醫者議以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薑桂白朮之屬。作一劑服。以止瀉補虛。而收腎水之捷。吉長傍徨無措。延僕診畢。未及交語。前醫自外亟至。見僕在坐。卽令疏方。僕飄然而出。蓋以渠見旣訛。難與語至理耳。吉長辭去。前醫堅請用藥。僕因謂曰。是病總繇誤藥所致。始先皮毛間洒灑惡寒。發熱肺金爲時令之燥所傷也。用表散已爲非法。至用參朮。

山案辨泄中稍平
受之醫便不收誤而
敘本指忽滿泄

補之。則肺氣閉。而咳嗽之聲不揚。胸腹飽脹。不思
食飲。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大腸。食入則不待運
化而直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污。亦隨氣奔而出。是
以瀉利無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其腸。則源流俱
清。寒熱咳嗽泄瀉。一齊俱止矣。但取藥四劑。服之必
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膠。初進
一劑。瀉即少止。四劑畢。而寒熱俱除。再數劑。而咳嗽
俱全愈矣。設當日與時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爲是。能
從我乎。又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亦
厭厭一息。但無咳嗽。十餘日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

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來寓中。詳述其症。求發補劑。歸服。余以大黃芒硝石羔止草四味。爲粗末。與之。彼不能辨。歸而煎服。其妻云。此藥甚鹹。夫喜曰。一果補藥。遂將二劑連服。頃之腹中弩痛。下結糞數塊。絕而復甦。進粥二盞。前病已如失矣。鄉人致謝。忱始知之。凡此素有定見於中。故不爲臨岐所炫也。姑存是案。爲治病者。廣其識焉。

胡卣臣先生曰。毫釐有差。千里懸絕。案中治法。似乎與症相反。究竟不爽。大難大。

論鼎翁公祖頤養天和宜用之藥

舊憲治公祖。江鼎寰先生。望七之齡。精神健旺。脈氣
堅實。聲音洪亮。晉佞不厭其繁。紛絲尙能兼理。不羨
洛社耆英。行見熙朝元老矣。偶有胸膈弗爽。肺氣不
清。鼻多濁涕。小恙。石診曰。兼患齒痛。謹餽以天冬熟
地。石棗。丹皮。枸杞。五味等。收攝腎氣。藥四劑。入桂些
少。爲引經。服之。齒痛頓止。鼻氣亦清。第因喉中作乾。
未肯多服。門下醫者。素逢。主見治標熱。不治本虛。特
爲辨曰。祖翁所稟先天陽氣甚厚。冬月尙仍早興晚
寢。飲蔗啖梨。是以服藥多喜清畏補。然補有陰陽之
不同。陽氣虛旺於上。陰氣未必旺於下。髭鬚則黑。步

履則遲。其一徵也。運臂則輕。舉腰則重。其一徵也。陽道易興。精液難固。其一徵也。胃能多受。胞弗久留。其一徵也。下本不虛。下之精華。暗輪於上。是以虛也。上本不實。清陽之分。爲陰所湊。似乎實也。故陰湊於上。而開竅於目。則爲淚。開竅於鼻。則爲涕。開竅於口。則爲涎。爲唾。經云。五十始衰。謂陰氣至。是始衰也。陰氣衰。故不能自主。而從陽上行。其屑越者。皆身中之至寶。向非收攝歸元。將何底極。是以事親養老諸方。皆以溫補下元爲務。誠有治於老少不同。治於少年人。惟恐有火。高年人。惟恐無火。無火則運化艱。而易衰。有

火則精神健而難老。有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
水輕折也。昔賢治喉乾。謂入味丸爲聖藥。譬之釜底
加薪。則釜中津氣上騰。理則然矣。可見下虛者。不但
眞陰虛。究竟眞陽亦虛。何也。陽氣以潛藏爲貴。潛則
弗亢。潛則可久。易道也。蓋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
灰。則火不熄。與其孤陽上浮爲熱。曷若一併收歸於
下。則鼻中之濁涕不作。口中之清液嘗生。雖日進桂
附。尙不覺其爲熱。矧清利潤下之劑。而反致疑。是爲辨

胡貞臣先生曰。吾鄉諸老。享有遐齡者最多。鼎寔
廉訪年來。絕慾忘機。怡情悅性。大藥不藉草木之

偏。上壽更無涯汜可測。此案第借爲高年。

立法理自不誣。

論受先先生漏症善後之宜

舊鄰治父母張受先先生。久患穿腸痔漏。氣血大爲所耗。有荐吾鄉黃先生善敷割者。先生神其術。一切內治之藥。並取決焉。不肖昌雅重先生文章道德之身。居瀛海時。曾令門下往候脈息。私商善後之策。大意謂先生久困漏危。一但成平。精氣內榮。自可百年無患。然新造之區。尙未堅固。則有浸淫之虞。臟氣久虛。腸蓄易滯。則有轉注之虞。清氣久陷。既服甘溫。升舉矣。然漏下已多。陰血暗耗。恐毗於陽。水穀易混。既

用養臟厚腸矣。然泄劑過多，脾氣易溜，恐毗於陰。且漏孔原通精孔，精稍溢出，勢必旁滲，則參精一如參虎。厚味最足濡脾，味稍不節，勢必走泄。則生陰不取傷陰。蓋人身脾氣每喜燥而惡濕。先生漏孔已完而敗濁下行者，無路可出，必轉滲于脾。濕固倚之，是宜補脾之陽，勿傷脾之陰，以復健運之常，而收和平之功。云云。反至婁中應召，往診指下，輕取鼓動有力，重按若覺微細，是陽未見不足，陰則大傷矣。先生每進補陰之藥，則夜臥甚寧，腸澀亦稀，以故瘍醫妄引槐角地榆治陽風下血之法，治之亦不覺其誤。其實漏

病乃精竅之虛。蓋構精時氣留則精止。氣動則精泄。大凡強力入房者。氣每衝激而出。故精隨之橫決。四射不盡。繇孔道而注精溢于精管之外。久久漸成漏管。今漏管雖去而肉中之空隙則存。填竅補隧非此等藥力所能勝也。不肖姑不言其非。但於其方中去槐角地榆等。而加鹿角霜一味。所謂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缺者是也。况羣陰之藥最能潤下。不有以砥之。則腸中之水更澀聚可虞耶。然此特徵露一斑耳。瘍醫不解。已阻爲不可用。因思吾鄉之治漏者。潰管生腫外。更有二神方。先以丸藥半筋服之。

令人陽道驟痿俟管中肉滿管外緻密後以丸藥半
勛服之令人陽道復興雖宜於少未必宜於老然用
意亦大奇矣不肖纔欲填滿竅隧而黃生阻之豈未
聞此人此法乎

胡白臣先生曰漏管果通

精竅敷治易而填補難
案中所說確乎有見

詳明太封翁疝病治法并及運會之理勦寇之

養中羽太老先生精神內守百凡悉處謙退年登古
稀面貌若童子蓋得于天全而不受人損也從來但
苦脾氣不旺食飲厚自搏節邇年少腹有疝形如雞
卵數發以後其形漸大而長從少腹墜人罌囊甚易
返位甚難下體稍受微寒則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

漸轉煖熱。始得軟溜而縮。人不然。則鼓張于隘口。不能入也。近來其塊益大。發時如臥酒瓶于膀上。半在少腹。半在臑囊。其勢堅緊如石。其氣迸入前後腰臍。各道筋中。同時俱脹。繇是上攻入胃。大嘔大吐。繇是上攻巔頂。戰慄畏寒。安危正關呼吸。去冬偶見暴發。光景知爲地氣上攻。亟以大劑參附薑桂投之。一劑而愈。已後但遇舉發。悉用桂附速効。今五月末旬。值昌他往。其症連日爲累。服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其效甚遲。然疑症重。不疑藥輕也。值年家俞老先生督餉浙中。進議此症。亦謂十全大補用到百劑。自効。乃

決意服至仲秋其症復發發時昌仍用薑桂參附投
之令郎諫議白翁老先生兩疑而莫所從也昌請縱
談其理焉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四物
陰陽兩不足則合四君四物而加味爲十全大補此
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濁陰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
形。則陰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
乎。何以言之。婦女有娠者之病傷寒不得已而用麻
桂。硝。黃。等。傷。胎。之。藥。但加入四物則厲藥卽不能入
胞。而傷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此
一徵也。凡生癥瘕痞塊者馴至身羸血枯百計除之

不減。一用四物。則其勢立增。夫四物不能生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又一徵也。人身之血脈。全賴飲食爲充長。四物之滯脾。原非男子所貴。旣以濁陰極盛時。至橫引陰筋。直冲陽絡。則地氣之上陵者。大有可慮。何得以半陰半陽之藥。蔓而用之。四物之不當用。無疑矣。卽四君亦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治劇。必加以薑桂附子之猛。始克勝病。何也。陰邪爲害。不發則已。其發必暴。試觀天氣下降。則清明。地氣上升。則晦窒。而人身大略可睹。然人但見地氣之靜。而未見地氣之動也。方書但言陰氣之衰。而未言陰邪之盛也。醫

者每遇直中陰經之病。尙不知所措手。况雜症乎。請
縱譚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之道。元會運一世。書論
之精矣。至於戌亥。所以混茫之理。則置之不講。以爲
其時。天與地混而爲一。無可講耳。殊不知天不混於
地。而地則混於天也。蓋地氣小動。尙有山崩川沸。陵
遷谷變之應。况於地氣大動。其雷礮迅擊之威。百年
萬億。遍震虛空。橫冲逆撞。以上加于天。寧不至混天
爲一耶。必至子而天開。地氣稍下。而高覆之體始露
也。必至丑而地闢。地氣始返於地。而大空之體始廓
也。其時人物尙不能生者。則以地氣自天而下。未至

淨盡。其青黃赤紫紅白碧之九氣而外。更有諸般捍
疾之氣。從空注下者。動輒綿亘千百丈。如木石之直
墜。如箭弩之橫流。人物非不萌生其中。但爲諸多暴
氣所摧殘。而不能長育耳。必至寅而駁劣之氣。悉返
冲和。然後人物得遂其生。以漸趨於繁行耳。陰氣之
燦酷暴烈。一至於此。千古無人論及。何從知之耶。大
藏經中。佛說世界成毀致詳。而無此等論說者。蓋其
已包括於地水火風之內。不苾更言也。夫地水火風。
有一而非陰邪也。哉。羣陰之邪。釀成劫運。昌之所謂
地氣之混於天者。非億說矣。堪輿家尙知趨天干之

吉而避地支之凶。奈何醫之爲道。遇地氣上奔之症。曾不思避其凶禍。而漢伐張仲景。特著卒病論十六卷。祿山兵火以後。遂湮沒不傳。後人無繇獲見。昌因悟明地氣混天之理。凡見陰邪上冲。孤陽擾亂之症。陡進純陽之藥。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以闢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如太翁之症。屢用薑附。奏績者。毋謂一時之權宜。實乃萬世經常之法也。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恆所宜服。卽舉發時服之。未免有口乾舌苦之過。其不敢輕用者。孰不知之。而不知不得不用也。卽如兵者。毒天下之物。而善用之。則

民從。不善用之。則民叛。今討寇之師。監而又監。制而又制。強悍之氣。化而為軟。戾不得不與寇為和。同至所過之地。搶劫一空。荆棘生而凶年兆。盡驅良民而為寇矣。廟堂之上。罷兵不能用。兵無策。大略類然。

昌請與醫藥之法。互相籌酌。夫堅塊遠在少腹。漫無

乎期。而毒藥從喉入胃。從胃入腸。始得下究。舊病未除。新病必起矣。于此而用治法。先以薑附肉桂為小丸。曝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為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而不知有薑桂。附子遞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今堅督之旌克

滿行間。壯士金錢。飽他人腹。性命懸他人手。其不能
辦寇固也。而其大病。在於兵護堅督。不以堅督護兵。
所以迄無成功耳。誠令我兵四面與寇相當。而令監
督於附近賊界。堅壁清野。與土著之民習。且耕且戰
之法。以厚爲我兵之外廓。則不至於繫驥驥而縛孟
賁。我兵可以賈勇而前。或擊其首尾。或搗其中堅。或
晝息夜奮。以亂其烏合。而廓清之功自致矣。况有堅
督以護之於外。諸凡外入之兵。不敢越伍而譁。庶幾
民不化爲寇。而寇可返爲民耶。山澤之癯。何知當世。
然聊舉醫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并及之。白臣先

生問曰。外廓一說。於理甚長。何以古法不見用耶。答曰。古法用此者頗多。如用硃砂爲衣者。取義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心也。如用青黛爲衣者。取義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肝也。至於攻治惡瘡之藥。包入蔥葉之中。更嚼蔥厚菴而吞入。取其不傷喉膈。而直達瘡所也。卽煎劑亦有此法。如用大劑附桂藥煎好。再投生黃連二三分。一滾卽取起。俟冷服之。則熟者內行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自非外廓之意耶。仲景治陰症傷寒。用整兩附子煎熟。而入生豬膽汁幾滴和之。可見聖神

用藥悉有法度也。占臣先生曰善。

胡占臣先生曰。家大人德全道備。生平無病。年六十。以冬月觸寒。乃有疝疾。今更十年。每當病發。嘔吐畏寒。發後卽康好如舊。今遇嘉言救濟。病且漸除。日安一日。家大人樂未央。皆先生賜矣。

詳辨諫議胡老先生痰飲小恙并答明問

尙翁老先生。脈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必嘔痰水幾口。胸前貫白。摩揉乳下。宗氣其動應衣。若夜睡寤。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以病非病。遍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其解。昌謂是痰飲結

於胸膈。小有窠囊。緣其氣之壯盛。隨聚隨嘔。是以痰
飲不致爲害。而痰中之氣。因嘔而傷矣。夫膈中者。與
上焦同位。胸膈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氳如霧
也。又曰。膈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
下傳也。今以嘔之故。而數動其氣。則氤氳變爲急迫
上奔。然稍定。則仍下布。亦不爲害也。大率痰爲標。氣
爲本。治標易。而治本則難矣。非治本之難。以往哲從
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治。且昌試論之。治氣之
源有三。一曰肺氣。肺氣清。則周身之氣。肅然下行。先
生之肺氣。則素清也。一曰胃氣。胃氣和。則胸中之氣。

亦。得。先。生。之。胃。氣。則。素。和。也。一。曰。膀。胱。之。氣。膀。胱。之。氣。旺。則。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先。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臆。中。之。氣。亂。而。卽。治。擾。而。卽。恬。者。賴。此。三。氣。暗。爲。輸。運。是。以。不。覺。其。累。卽。謂。之。無。病。也。可。若。三。氣。反。于。胸。膈。之。中。其。爲。緊。爲。脹。可。勝。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反。於。氤。氲。先。生。但。覺。爲。痰。飲。所。苦。書。曰。嘗。鼓。呼。吸。之。氣。觸。出。胸。膈。之。痰。而。未。知。痰。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臥。則。痰。聚。於。胃。晨。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藏。府。卽。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

痰爲急。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爲先。脾健則
新痰不生。其宿痰之在窠囊者。漸瀆於胃。而上下分
消。於是無痰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氣不亂則日返
於氤氳矣。雖然。尙有一喫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
中空曠如太虛。地氣上則爲雲。必天氣降而爲雨。地
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
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
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
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蓋臚中位

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
痰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膈中
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
腎。腎以膀胱爲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
不已。膀胱滿脹。勢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
名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靜無爲。而
膈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膈中之氣下走既捷。則不爲
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大空。昌更曰。氣順則痰不留。即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
貞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始
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脂膜遮蔽。渾

無空隙。痰從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曲耳。蓋膈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然從下出者無碍。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難也。曰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段。淵乎微矣。但吸引之稜權。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緣無註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經也。謂膀胱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証也。曰胸中棄囊之說。確然無疑。

不知始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於絡。絡盛則注於經。葉囊之來。始於痰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氣動則半從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絡貫膈者也。其氣奔入之急。則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人既久。則阻碍氣道。而氣之奔入者。復結一囊。如蜂子之營穴。曰。增一日。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俾胃經之氣。不急奔於絡。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逐漸以藥開導其囊。而滌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見。屢試之法也。曰。所言身內病情消息。如寶鑑列眉。

令人欽服。生平讀醫書於五臟位置不能無疑。請并明之。人身戴丸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宮。則心南腎北。肝東肺西。乃定位也。乃腎不居正北而分隸東北。西北者何耶。曰腎有兩。故分隸兩傍。而虛其在中之位。以爲用。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正北方水中之真火。而爲臟精宅神之本。其體雖分左右。而用寶在中。故心腎交媾之所。各該三寸六分。設從兩腎岐行而上。其去中黃不大遠乎。凡內觀五臟當觀其用也。曰肺爲一身之華。蓋如蓮花舒葉于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於西南耶。誠如兩腎之例。則西南可位。

豈東南獨不可位乎。曰肺居心上。其募不與左連。但從右達。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與左連者何也。曰地不滿東南。其位嘗空隙。不用設肺。募得與左連。地無缺陷矣。曰然則天不滿西北。何以右腎居之耶。曰兩腎之用在中。此不過其空位耳。惟右腎爲空位。故與三焦之有名無形者相配。而三焦則決瀆之官。水道繇之而出。正以天不滿西北也。曰然則脾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胃中所容之水穀。全賴脾以運行。而注其氣。以輸週身。其用卽在中也。其用在中。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藏。若脾之用。在右。則置

肺之用於何所乎。曰。然則肝之用。何在耶。曰。肝木居于正東。東南爲地之空位。其氣旣無主。東北爲左腎之本位。其用又不存。故肝之氣得以徹上徹下。全運於東方。其爲用也大矣。曰。然則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外。有包絡包絡之外。曰。臚。中心者。君主之官。臚中者。臣使之官。是臚中爲心之用也。曰。心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無方無體。難言也。道經云。太玄無邊際。妙哉。太洞經曰。太玄曰。無邊際。曰。妙哉。形容殆盡矣。禪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旨哉。斯言惟無位。乃稱真人。設有位。則仍爲赤肉團矣。欲窺其

此原想精微有補位
必存匪後情心幅太
路字誤耳

倪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淺言之人。能當存

敬。畏便可識神明之所起。曰此堯競舜業而為允得

者也。唱多言反脣。先生一言逗出。誠為文鼓過雷門矣因併記之

胡鹵臣先生曰。每與嘉言接譚。如見劉穎川兄弟。

使人神思清發。或體氣傳有未佳。則陳琳一檄。枚

氏七發。少陵五言詩。輞川幾重畫。無不備矣。觀此

論。至明至正。至精至微。媿無馬遷筆。為作倉公傳也

論。願鳴仲痞塊錮疾根源及治

願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一大發。腹脹

十餘日。方減食。濕麵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

高鼓呼吸觸之。泊泊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余爲懸內鑑之照。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積六聚之証。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之中者。皆高如覆孟者也。胆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症乃腎藏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有似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卽左腎與膀胱爲之府也。六腑惟胆無輸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卽爲輸瀉者也。今腎邪傳於膀胱。膀胱溺其

輸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革囊裹物者然。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團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輸瀉，是以寬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蓄而不瀉。有同膽府之清淨無爲，其能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倘膀胱能司其輸瀉，何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曰：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於三日。此

之爲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補
 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
 胱而令氣旺則腎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
 者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然補腎易而
 補膀胱則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
 子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誠揣之豈非
 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極
 勢必逆傳於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
 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
 圖之能事殫矣
 胡鹵臣先生曰言腹中事如張炬而遊洞天愈深愈朗

○袁聚東痞塊危症治驗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卧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
化堅削痞之藥。漸至毛痺肉脫。面黧髮卷。殆無生理。
買舟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尙醫巫
曰。費余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耳。
無他望也。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爲三
岐。皆堅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脈止兩尺洪
盛。餘微細。謂曰。是病繇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
也。初起時。時塊必不堅。以峻猛藥攻之。至真氣內亂。
轉護和氣爲害。如人廝打。扭結一團。傍無解散。故逆。

緊不放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疑而不行。卽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脉洪盛。明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傳於前後二便而出。誤以破血之藥。兼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爲石塊。以手摩觸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劑可瘳。但數月誤治。從上至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廝相結。約計三劑。可痊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十之

三再用桂附藥一大劑。腹中氣響甚喧。頃之三塊一時頓沒。戚友共駭。爲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月餘。肌肉復生。面轉明潤。推雲之髮。纔剩數莖而已。每遇天氣陰寒。必用重裯厚被。蓋覆不敢起身。余謂病根尙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兼之年少新婚。倘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爲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加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爲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服之竟不畏寒。腰圍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像以報。以連值歲凶。姑尸祝於家庭焉。亦厚之道矣。

胡鹵臣先生曰。辨症十分明徹。故未用藥。先早知其功效矣。又早善其後。得心應手。之妙。一傳之。紙上大有可觀。

論楊季蘅風發之症并答門人四問

季蘅翁稟豐軀。偉望七之齡。神采不衰。近得半身不

遂之症。已二年矣。病發左半。口往右嚙。昏厥遺溺。初

服參朮頗當。為黠醫。竇以左半屬血。不宜補氣之說。

幾致大壞。雲間施笠澤。以參附療之。稍得向安。然槩

從溫補。未盡病情也。診得脈體軟滑。中時帶勁。疾蓋

痰與風雜合之症。痰為主。風為標也。又熱與寒雜合

之症。熱為主。寒為標也。平時手冷如冰。故痰動易至

於厥然厥已復。甦甦已嘔去其痰。眠食自若。雖冬月亦能耐寒。無取重裯。複絮可知。寒爲外顯之假寒。而熱爲內蘊之真熱。既有內蘊之熱。自蒸脾濕爲痰。久久阻塞竅隧。而衛氣不週。外風易入。如以房幃不節。精氣內虛。與風相召。是以雜合而成。是症耳。及今大理右半脾胃之氣。以運出左半之熱。痰虛風。此其間有微細曲折。非只溫補一端所能盡者。何也。治雜合之病。必須用雜合之藥。而隨時令以盡無窮之變。卽如冬月嚴寒。用事身內之熱。爲外寒所束。不得從皮膚外泄。勢必深入筋骨。爲害矣。故用姜附以暫撤外。

寒而內熱。反得宜洩。若時令之熱。與內蘊之熱相合。復助以姜附。三熱交煽。有灼筋腐肉而已。孰是用藥之權衡。可以一端盡耶。或者曰。左半風廢而察脉辨證。指爲兼痰兼熱似矣。痰者脾濕所生。寄居右畔。是則先宜中右。而何以反中左耶。旣已中左。明係左半受病。而何以反治右耶。不知此正病機之最要者。但爲丹溪等方書說。病在左血多。病在右氣多。教人如此認症。因而起後人之執着。至內經則無此說也。內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夫左右旣爲陰陽往還之道。路何嘗可偏執哉。况左半雖血爲主。非氣以統

之則不流右半雖氣爲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肝
膽居左。其氣嘗行於右。脾胃居右。其氣嘗行於左。往
來灌注。是以生生不息也。肝木主風。脾濕爲痰。而風
與痰之中人。原不分于左右。但翁恃其體之健。過損
精血。是以八八天癸已盡之後。左半先虧。而右半飲
食所生之痰。與皮毛所入之風。以漸積於空虛之府。
而驟發。始覺也。風脈勁疾。痰脈軟滑。惟勁疾故病。則
大筋短縮。卽舌筋亦短。而蹇于言。小筋馳長。故從左
而喎于右。從左喎右。卽可知左畔之小筋馳而不張。
也。若小筋之張。則左喎矣。凡治一偏之病。法宜從陰。

窮
純精純氣者以之

富貴草
卷

言
の位
大
の

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蓋觀樹木之偏
枯者將漑其枯者乎抑漑其未枯者使榮茂而因以
條暢其枯者乎治法以參朮爲君臣以附子乾姜爲
佐使寒月可恃無恐以參朮爲君臣以羚羊角柴胡
知母石膏爲佐使而春夏秋三時可無熱病之累然
宣刺手足四末以泄榮血而通氣恐熱痰虛風久而成癘也
門人問曰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註解以運氣
之司天在泉而有右間左間爲訓遂令觀者茫然
今先生貼以往還二字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天地生成之數春秋自然之運適相符契矣但

不知往於何始。還於何終。可得聞乎。答曰。微哉。問也。天地之道。春氣始於左。而終於右。秋氣始於右。而終於左。夏氣始於上。而終於下。冬氣始於下。而終於上。人身亦然。經云。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臟。相承之母也。又曰。五臟以生。尅而互乘。如右肺。金往左。而生腎水。尅用木。左之心。火往右。而生脾土。尅肺金之類。其往還交織。無端。然始於金者。生則終於土。尅則終於火。始於火者。生則終於木。尅則終於水。此則交織中之次第也。推之十二經。如子時注少陽胆。丑時注厥陰肝之類。亦交織中。

之次第也。誠建其母。推其類而始終大畧睹矣。又
問曰。病機之左右上下。其往還亦有次第乎。答曰。
病機往還之次第。不過順傳逆傳兩端。順傳者傳
其所生。乃天地自然之運。如春傳夏。夏傳長。夏長
夏傳秋。秋傳冬。冬復傳春。原不爲病。卽病亦輕。可
其所尅。病輕者重。重者死矣。如春傳長。夏長。夏傳
冬。冬傳夏。夏傳秋。秋傳春。非天地自然自運。故爲
病也。曰。經言間傳者生。七傳者死。則間傳爲順傳。
七傳爲逆傳。無逆曰非也。註難經者言間傳是順
行。隔一位而傳。誤認病機。但從右旋左。不從左旋。

右皆繇不知左右往還之理。而以訛傳訛。試計以
腎水間一位傳心火爲逆傳之賊邪。則無可置喙
矣。故間傳七傳俱於逆傳中分生死耳。間傳者心
病當逆傳肺。乃不傳肺而傳肺所逆傳之肝。肺病
當逆傳肝。乃不傳肝而傳肝所逆傳之脾。推之肝
病脾病腎病皆然。此則臟腑不受尅賊。故可生也。
七傳者前六傳已逆週五臟。第七傳重復逆行。如
心臟初受病。二傳於肺。則肺臟傷。三傳於肝。則肝
臟傷。四傳脾。五傳腎。六傳仍歸於心。至七傳再入
于肺。則肺已先傷。重受賊邪。氣絕不支矣。所謂一

臟不兩傷是以死也。不比傷寒傳經之邪。經盡再傳。反無害也。鍼經云。善鍼右以左治。右以右法。左夫人身之穴。左右同也。乃必互換爲治。推之上下。莫不皆然。於往還之機益明矣。

又問曰。半身不遂之病。原有左右之分。豈左右分屬之後。病遂一往不返乎。而治之迄無成効者。何也。答曰。風與痰之中。入各隨所造。初無定體。病成之後。亦非一往不返也。蓋有往有復者。天運人事。病機無不皆然。如風者。四時入方之氣。從鼻而入。乃天之氣也。痰有五穀有物之味。從口而入。脾胃

之濕所結。乃地之氣也。勢本相遠。亦當相兼。全似
內傷之與外感。每夾雜而易炫。故風勝者。先治其
風。痰勝者。先治其痰。相等則治風兼治痰。此定法
也。內經云。風之中人也。先從皮毛而入。次傳肌肉。
次傳筋脉。次則骨髓。故善治者。先治皮毛。其次治
肌肉。繇此觀之。乃從右而漸入於左也。皮毛者。右
肺主之。肌肉者。右胃主之。筋脉者。右肝主之。骨髓
者。左腎主之。從外入者。轉入轉深。故治皮毛治肌
肉。不使其深入也。又曰。濕之中人也。先從足始。此
自下而之上。無分於左右者也。但內風素勝之

人偏與外風相召。內識素勝之人。偏與外濕相召。內風之人。大塊之噫氣未動。而身已先傷。內濕之人。室中之礎礫未潤。而體以先重。是以治病必從其類也。從外入者。以漸而驅之於外。從上者。以漸而驅之於下。若任其一往不返。安貴其為治乎。又問曰。從外入者。驅而之外。從下上者。驅而之下。驟聞令人爽然。不識古法。亦有合歟。答曰。此正古人已試之法。但未挈出。則不知作者之意耳。如治風。用大小續命湯。方中桂附芩朮麻防等藥。表裏龐雜。令人見為難用。不知用附桂者。驅在裏之邪。

也用苓朮者。驅在中之邪也。而用麻防等藥。獨多者。正欲使內邪從外而出也。至於病久體虛。風入已深。又有一氣微汗之法。一旬微利之法。平調半月十日。又微微驅散。古人原有規則也。至於治痰之規則。不見於方書。如在上者。用瓜蒂散。梔鼓湯等方。在左者。用龍薈丸。在右者。用滾痰丸。以及虛人用竹瀝達痰丸。沉寒錮冷。用三建湯之類。全無奧義。豈得心應手之妙。未可傳之紙上。耶。吾今爲子輩傳之。蓋五味入口。而藏于胃。胃爲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總司。人之食飲太過。而結爲痰涎者。

每隨脾之健運而滲灌於經隧其間往返之機如
海潮然脾氣行則潮去脾氣止則潮回所以治沉
錮之法但取辛熱微動寒痰已後止而不用恐痰
得熱而妄行爲害不淺也不但痰得熱而妄行卽
脾得熱而亦過動不息如潮之有去無回其痰病
之決裂可勝道哉從來服峻補之藥者深夜亦欲
得食皆不知其故反以能食爲慶曾不思愛惜脾
氣令其晝運夜息乃可有常况人身之痰旣繇胃
以流於經隧則經隧之痰亦必返之於胃然後可
從口而上越從腸而下達此惟脾氣靜息之時其

痰可故返。人有痰症者。早食。午食。而外。但宜休養。脾氣不動。便經隧之痰。得以返之於胃。而從胃之氣。上下。不從脾之氣。四迄。乃爲善也。試截人痰病。輕者。夜間安臥。次早。卽能嘔出。泄出痰病重者。昏迷復醒。反能嘔出。泄出者。豈非未曾得食。脾氣靜息。而子痰以出路耶。是之喜用熱藥峻攻者。能知此乎。噫。天下之服辛熱而轉能夜食者多矣。肯因俚言而三思否。胡鹵臣先生曰。知之深。故言之詳。然皆根據內經。而非剽說。又自有神悟。而非襲說。子向者極難服。王字泰繆仲淳。真是齊人知管晏耳。

○治葉茂卿小男奇症効驗并記詢門人

葉茂卿乃郎出痘未大成漿其殼甚薄兩月後尙有
着肉不脫者。一夕腹痛大叫而絕。余取梨汁入溫湯
灌之。少甦頃復痛絕。濯之復甦。遂以黃芩二兩煎湯
加梨汁與服。痛止。令製膏子藥。頻服不聽。其後忽肚
大無倫。夕痛叫。小腸突出臍外五寸之紐。各二寸
半。如竹節壺頂狀。莖物絞摺長八九寸。明亮如燈籠。
外症從來未經聞見。余以知之。素審仍爲治之。以黃
芩阿膠二味。日進十餘劑。三日後始得小水。五日後
水道清利。臍收種宿而愈。門人駭而問曰。此等治法。

頑頓一毫莫解。乞明示用藥大意。答曰：夫人一身之氣，全關於肺。肺清則氣行，肺痺則氣壅。肺主皮毛，痘不成漿，肺熱而津不行也。殼着於肉，名曰甲錯，用錯者多，生肺癰。癰者壅也，豈非肺氣壅而然與？腹痛叫絕者，壅之甚也。壅甚則并水道亦閉，是以其氣橫行腹之中，而小腸且爲突出。至於外腎弛長，又其剩事矣。吾以黃芩、阿膠清肺之熱，潤肺之燥，治其源也。氣行而壅自通，源清斯流清矣。緣病已極，中之極，惟單味多用，可以下行取效，而立方甚乎。而奏功甚捷耳。試以格物之學爲子廣之。凡禽畜之類，有肺者有尿。

無肺者無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臃滿。以清肺爲急。此
義前入闡發不到。後之以五苓五皮八正等方治水
者。總之未悟此旨。至於車水放塘。種種劫奪膀胱之
劑。則殺人之事矣。可不辨之蚤歟。

趙我完孝廉次郎。秋月肺氣不能下行。兩足腫潰而
水。水全無。臍中之痛。不可名狀。以手揉左。則痛攻於
右。揉右則痛攻於左。當臍揉熨。則滿。臍俱痛。叫喊不
絕。利水之藥。服數十劑不效。用敷臍法。及單服琥珀。
未至兩許。亦不效。唱見時。瀰留已極。無可救藥矣。傷
胡鹵臣先生曰。凡求同理者。必不求同俗。嘉言之

韜光劑采甯甘訕謗。曾不令人窺識者。無意求之。而得聞之。而有不心折者耶。

○議沈若茲乃卽腸澼危症并治驗

沈若茲乃卽因痘後食物不節。病瀉瀉久脾虛。病瘥。遂爾腹痛。腹大。三年來服消導藥無算。腹脹及瀉利。總不愈。去歲迎醫服參苓白朮稍効。醫去仍復如故。病本腹脹。更兼腸澼。腸澼者。大腸之氣空洞易走。胃中傳下之物。總不停留。澼出無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也。今則病勢轉深。又兼四逆矣。暮熱朝涼。一逆也。大渴引湯救急。二逆也。氣喘不能仰睡。三

逆也。多汗煩躁不甯。四逆也。無病人。腹中之氣運轉。收攝。是以身體輕快。大便省約。今爲久瀉。遂至氣散。不收。腹之脹。腸之鳴。便出之不自知。皆此故也。氣旣散而不收。又服行氣利水之藥。不愈。增其散乎。無病。人身中營衛。兩無偏勝。故陽勝則發熱。陰勝則惡寒。病瘧之時。寒熱交作。猶是陰陽互戰。迨瀉久亡。陰整。夜發熱。一綫之陰。爲陽所乘。求其相戰。不可得矣。內水虧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水以濟急。然有形之水。不足以制無形之火。徒增脹瀉。而重傷其陰氣耳。醫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藥。助火劫陰。如官桂肉

芫薹等類用之誤矣。夫男子氣海在於臍下，乃元氣之舍，性命之根也。久瀉則真氣亦散，勢必上千清道而不下行，鼻中鼾鼾有聲，不能仰臥，是其徵也。夫此已散之氣，必不能復歸其處，但冀未散之氣不致盡散，則可耳。屢服木香、檳榔、蘇子、腹皮、厚朴等降氣之藥，尤誤之誤矣。至於汗出煩躁，則陰氣虛盡，孤陽亦不能久留之兆也。總如歲運有溫熱，無寒涼，有生長無收藏，人物其免夭亡疵癘乎？於此而圖旋轉之功亦難之難矣右茲見案，轉託戚友，強懇用藥，因以清燥潤肺為主。阿膠、地黃、門冬等類，同蜜熬膏，三觔，渠男三年為藥。

所苦得此甘味。稱為糖也。口爭十餘次服之。半月藥盡。遂至大効。身伸氣平。不渴不煩。不瀉諸症俱退。另製補脾藥。未善後全愈。

胡鹵臣先生曰。久瀉而用潤藥。與症相反。而究竟相宜。議病時。先闢三種治法之誤。已隱隱見大意矣。與吳古長乃室治驗。叅看自明。

辨治楊季登二女奇症奇驗

此藥辨症用藥俱甚簡明
切於症病

楊季登二女。俱及笄。將字長女。病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癆怯。醫見汗多。誤謂虛也。投以參朮。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

此醫之大難

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無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前九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略至，汗熱稍輕。始減前九，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第二女亦病多汗，食減肌削。診時手間筋掣肉顫，身倦氣怯。余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者也。遂於補劑中多如茯神、粳仁，投十餘劑，全不對病。余爲徘徊治法，因自計曰：非外感也，非內傷也，非

雜症也。虛汗振掉不寧。能受補藥而病無增減。且聞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漸似喪敗之餘。此曷放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爲其父不言。甚有可疑。往診問。見其面色。時赤時黃。余曰。此症確有邪祟。附入臟腑。吾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纔曰。此女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所用安神藥。甚當。兼恐壻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蚤言。余一劑可愈。乃以犀肉。羚羊肉。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黃芪等藥。合未令。以羊肉半觔。煎取濃汁三盞。盡

調其未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爲神
異余蓋以祟附於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
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
邪祟轉附骨肉移從大便而出傲上古遺精變氣祝
繇遺事克其義耳吾鄉熊仲紆先生其幼男去疾暑
齡患一奇症食飲如常但脈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翁
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淹殍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卽
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爲令郎受室晦
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爲也卽前方少加牛黃丸服旬
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

胡鹵臣先生曰。辨症用藥。通於神明。究竟莫

測其涯矣。

直敘顧諤明二郎三郎佈痘爲宵小所誤。

顧諤明公。郎種痘。卽請往看。其痘苗淡紅。磊落。中含水色。明潤可愛。且顆粒稀疎。如晨星之麗天。門下醫者。先已誇爲狀元痘。昌未知也。躊躇良久。明告曰。此症熱尙未退。頭重頸軟。神躁心煩。便泄青白。全是一團時氣外感。兼帶內虛。若用痘門通套藥。必危之道也。諤明毫不動念。適值二尹請同挨戶查賑饑民。出街親董其事。余忙造其契。戚家謂曰。我觀諤明公。卽在家佈痘。而精神全用于賑饑。雖仁人長者之事。然

此等處。他人可代。乃自任不辭。明明言之。絕不回顧。此必有醫者誇美獻諛。而信之篤耳。不然。豈有倒行逆施之理哉。此痘必得一二劑藥。先退其外感。則痘不治自痊。若遲二三日。緩無及矣。相煩速往朝陽門內外追尋。直達鄙意。其戚聞言。卽往。余亦回寓修書投之。其辭激切。不避嫌疑。傍晚。一僕携回書。至擲於几上。忿忿而去。余以爲誤明之見責也。折視。則云。尊翁大人。必欲得方。始肯服藥。余卽定一方。併詳論方中大意。令僮輩賫送。僮輩竊謂余之不智也。一日三四次奔走大人之門。是自忘其恥辱矣。吁嗟。余豈不

自愛。但當羣小蒙蔽時。倘得一撥立轉。所全頗鉅。於是親送。其方至門。則內戶已扃。閤人收之。次早送進。余暗地獨行。往返六里。以圖心安。次日再託其戚。促之進藥。則云。既是狀元痘。何必服藥耶。此後卽欲一造其庭。未繇矣。吁。嗟。朝廷之上。任者議者。不妨互用。使余得與其側。此兒卽不服藥。亦必無死法。蓋感症在身。而以鰕魚雞笋發痘之物。雜投。誤上加誤。適所以促其亡耳。纔至六日。而壞。正應感症壞期。若痘出既美。卽有意外變症。一在半月一月矣。越二日。三公卽卽發熱佈痘。仍夾時氣外感。仍用前醫。仍六日而

壞旬日間。兩兒爲一醫所殺。謾明引爲己辜。設局施藥於城隍廟。余偶見之。蹙然曰。盛德之人。恐懼修省。皇天明神。豈無嘿庇。然賞善自應。罰惡而殺兒之醫。甯無速奪其算耶。一夕此醫暴亡。余深爲悚惕。然尙有未暢者。左右之宵人。未嘗顯誅也。

胡鹵臣先生曰。讒諂蔽明。邪曲害正。今古一轍。而幽憤所至。真足以動鬼神之吉凶。

論劉筠枝長郎失血之症

筠翁長郎病失血。歲二三發。其後所出漸多。咳嗽發熱。食減肌削。屢至小康。不以爲意。夏秋間。偶發寒熱。

如瘧狀。每夜達曙。微汗始解。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醫謂其虛也。進以參朮。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預收紅鉛末。下黑血塊數升。胸喉頓舒。面容亦轉筠翁神之。以爲得竹破竹補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一晝夜十數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病增沉劇。僕診其脾脈大而空。腎脈小而亂。肺脈沉而伏。筠翁自謂知醫。令僕疎方。并問此爲何症。僕曰。此症患在亡陰。况所用峻熱之藥。如權臣悼帥不至。犯上無等。不已。行期在立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過信宿。無以方爲也。何以言之。經云。暴病非陽。久病非

陰則數年失血其爲陽盛陰虛無疑况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稿虛者益虛盛者益盛勢必陰火大熾上炎而傷肺金咳嗽生痰清肅下行之令盡壅繇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蔭養百骸柴枯瘦損每申酉時洒淅惡寒轉而熱至天明微汗始退政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夏無秋冬用藥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一往不返矣乃因下利誤用參朮補劑不知肺熱已極止有從皮毛透出一路今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所謂肺移熱於大腸傳爲腸澼者是也至用紅鉛末下之血

者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嘔出其陰分之血
隨濁氣行至胸中爲膜原所蔽久瘀膈間者得經水
陰分下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竅聲應氣求之妙也久
積頓寬而色稍轉言笑稍適者得其下之力非得
其補之之力也乃乎日預蓄此藥必爲方士所惑見
爲眞陽大藥遂放膽加用桂附燥熱以盡劫其陰惜
此時未得止之今則兩尺脉亂火燔而泉竭脾胃脉
浮下多陰亡陽無所附肺脉沉伏金氣縮斂不行神
識不清而魄已先喪矣昔醫云亂世溷濁有同火化
又以火濟火董曹乘權用事漢數焉得不終耶

胡鹵臣先生曰。論症論藥。俱從卓識中。流出大有關係之作。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症。

錢小魯奕秋之徒也。兼善飲。每奕必飲。飲必醉。歲無虛日。辛巳秋。浩飲晚歸。嘔吐寒熱兼作。骨節煩疼。醫以時行感冒表散藥治之。不愈。更醫知爲酒毒。於寒涼藥中用熱藥爲鄉導治之。亦不愈。卧床二十餘日。始請余診。其脉洪大。促急。身腰着席不能動展。左腿痛如刀刺。鼻煤從病起。至是總不大便。此癰疽之候也。歸語兩門人。王生欣然有得曰。迄今煤金司令。酒客素傷濕熱。至此而發。金盛則木衰。是以筋骨疼痛。

而不能起于床。臟燥而腑亦燥。是以津液乾枯。而大腸失其潤。以清金潤燥治之可矣。吳生曰。不然。酒毒大發。腸胃如焚。能俟掘井取水乎。是必以大下爲急也。余曰。下法果勝。但酒客胃氣素爲多。嘔所傷。藥入胃中。必致上壅。不能下。達卽敷臆導腸等法。無所用之。掘井固難。開渠亦不易。奈何奈何。吾爲子輩更開一竇。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隨濁物下行。惟喜滲入者也。滲入之區。先從胃入。膽膽爲清淨之府。同氣相交。故也。然膽之收攝無幾。其次從胃入腸膀胱。滲之化。溺爲獨多焉。迨至化溺。則所有者酒之餘質。其烈性。

實○惟○膽○獨○當○之○每○見○善○飲○者○必○慢○斟○緩○酌○以○俟○腹○中○
之○滲○若○連○飛○數○觥○有○傾○囊○而○出○耳○是○以○酒○至○半○酣○雖○
懦○夫○有○揮○拳○罵○座○之○膽○雖○婁○人○有○千○金○一○擲○之○膽○雖○
狷○士○有○鑽○穴○踰○墻○之○膽○甚○至○兇○人○有○撫○劍○殺○人○之○膽○
以○及○放○浪○形○骸○之○流○且○有○一○飲○數○斛○不○顧○餘○生○之○膽○
以○小○魯○之○赤○貧○而○膽○不○喪○落○者○夫○非○藉○資○於○酒○乎○其○
受○病○實○有○較○他○人○不○同○者○蓋○膽○之○腑○原○無○輸○瀉○膽○之○
熱○他○入○可○移○於○腦○濁○涕○從○鼻○竅○源○源○而○出○亦○少○殺○出○
勢○若○小○魯○則○陽○分○之○陽○過○旺○陽○分○之○陰○甚○衰○髮○鬢○全○
無○直○似○南○方○不○毛○之○地○熱○也○極○矣○昔音受○膽○之○移○熱○乎○

幸其頭間多汗，腦熱暗洩，不爲大患。乃膽熱既無，可
宣。又繼以酒之熱，時之燥，熱淫內熾，脉見促急。幾何
不致極憊耶？故膽之熱，汗滿而溢，出於外，以漸滲於
經絡，則身目俱黃，爲酒瘴之病。因其滲而出也，可轉
驅而納諸膀胱，從溺道而消也。今獨攻環跳之穴，則
在膽之本屬，可無驅矣。且其步履素爲此穴所苦也，
受傷已久，氣離血散，熱邪瀰滿，留連服藥，縱多有拒
而不納耳，何能取效？卽欲針之，此久傷之穴，有難於
抉寫者。設遇良工，如古人輩，將何法以處此乎？然吾
更有慮焉：有身以後，全賴穀氣充養，穀氣卽元氣也。

穀入素少之人又卽藉酒爲元氣今呂病而廢飲何
所恃爲久世之資取吾諦思一法先搐腦中黃水出
鼻次針膽穴之絡腦間者數處務期膽中之熱移從
腦鼻而出庶乎環跳穴中結邪漸運而腸胃之枯槁
潮回然後以瀉膽熱之藥入酒中每日仍痛飲一醉
飲法同而酒性異始得陰行而妙其用蓋其以生平
之偏造爲堅壘必藉酒爲鄉導乃克有濟也豈清金
潤燥與下奪之法能了其周乎兩生踴躍曰蒙誨治
法令人心地開朗請筆之以誌一堂授受之快錄此
付渠子令送商願幼疏孝廉求救小

魯竟阻之或以
余言爲不然耶

胡鹵臣先生曰先寫全神後論治法大是奇觀

面論季繼江痰病奇症

季繼江三二年來嘗苦咳嗽生痰胸膈不寬今夏秋間臥床不起瀕亡者再其人以白手致素封因無子自危將家事分撥安心服死忽覺稍安赤心死則身康之一徵也未幾仍與家事其病復作然時作時止疑爲不死之病也聞余善議病託戚友領之就診見其兩頤旁有小小壘塊數十高出卽已知其病之所在因許之曰爾爲何病曰咳嗽曰嗽中情狀試詳述之曰內中之事愚者不知是以求明耳余爲哂曰爾

寒暑飢渴。悉不自知。耶。觀爾脉盛筋強。必多好色。而喜在奔走。本病宜發癰疽。所以得免者。以未享膏粱之奉。且火纔一動。便從精孔洩出耳。然雖不病癰。而病之所造。今更深矣。爾胸背肩髑間。巉巖如亂石。插天。櫛比如新笋。出土。嶽空如蜂蓮之房。芒銳如棘栗之刺。每當火動氣升。痰壅緊逼之時。百苦夾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比桁楊之罪人。十倍過之。尙不自知耶。渠變容頓足而泣曰。果實如此。但吾說不出。亦無人說到耳。昔年皆生癰癩。辛未至大害。然自癰愈。咳嗽至今。恩因誤治所成。亦未可知。余曰。不然。由爾好。

色作勞氣不歸元。騰空而上入於肝肺。散棄空隙之間。膜原之內者。日續一日。久久漸成熟。路只俟腎氣一動。千軍萬馬乘機一時奔驟。有如無出如潮不返。海潮兼天湧至。倘後潮不熄。則前後古今。寃如此病者。不知其幾。但爾休堅。堪耐。是以病至太甚。尙自無患。不然者。久已打破崑崙關矣。爾宜歸家。休心息神。如同死去。俾火不妄動。則痰氣不爲助虐。如胸背之堅壘。始有隙可入。吾急備藥。爲爾覆巢。搗穴。可得痊也。渠駭然以爲遇仙。托主僧請以五金購藥。十金爲酬而去。次日復思病未卽死。且往鄉徵租。旬日襄事。

搆藥未遲。至則因勞哇發暴不可言。痰出如泉聲響。如鋸面大舌脹。喉硬目突。二日而卒於鄉。真所謂打破崑崙關也。其人遇而不遇。亦顧矣。家不顧身之爛戒治法詳陰病論

胡鹵臣先生曰。論病從外灼內。因流識源。精鑿全非影響

吳添官乃母厥巔疾及自病真火脫出治驗

吳添官生母時多暴怒。以致經行復止。入秋以來。漸覺氣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狀。動輒暈去。久久卧于床中。時若天翻地覆。不能強起。百般醫治不効。因用人參三五分。畧甯片刻。最後服至五錢一劑。日費數金。意圖旦夕苟安。以視稚子。究竟家產盡費。病轉凶危。

大熱引飲。腦間有如刀劈。食少瀉多。已治木。無他望矣。聞余返婁。延診過。許以可救。因委命以聽焉。余謂怒甚。則血苑於上。而氣不返於下者。名曰厥巔疾。厥者逆也。巔者高也。氣與血俱逆於高巔。故動輒眩暈也。又以上盛下虛者。過在少陽。少陽者足少陽胆也。胆之穴皆絡於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同爲厥巔之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熱蒸。土木相凌。故艱食而多瀉也。於是會內經鐵落鎮墜之意。以代赭石龍胆草蘆薈黃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屬。行其上苑之血。以牡蠣龍

骨○五○味○之○屬○歛○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劑○藥○中○生○人
猪○胆○汁○二○枚○蓋○以○少○陽○熱○熾○胆○汁○必○乾○亟○以○同○類○之
物○濟○之○資○其○持○危○扶○巔○之○用○病○者○藥○一○入○口○便○若○神
返○其○舍○忘○其○苦○口○連○進○十○餘○劑○服○猪○胆○二○十○餘○枚○熱
退○身○涼○飲○食○有○加○便○瀉○自○止○遂○能○起○床○行○動○數○走○然
尙○覺○身○如○葉○不○能○久○支○僕○恐○藥○味○太○苦○不○宜○多○服○減
去○猪○胆○及○蘆○龍○等○藥○加○入○當○歸○一○錢○人○參○三○分○薑○棗
爲○引○平○調○數○日○而○全○愈○母○病○愈○而○漆○官○卽○得○腹○痛○之
病○徹○夜○叫○喊○不○絕○小○水○全○無○以○茱○連○湯○加○玄○胡○索○投
之○痛○始○安○又○因○傷○食○復○脹○痛○至○二○十○餘○日○肌○肉○瘦○削

而病誠多可憐
病則平乎矣

眼胞下陷。繼得略甯。適遭家難。症變壯熱。目紅腮腫。全似外感有餘之候。余知其為激動真火上焚。令服六味地黃。加知葉三十餘劑。其火始退。退後遍身瘡。瘡黃腫。腹中急欲得食。不能少待。片頃。整日哭煩。余為勉慰其母。曰。旬日後腹稍充。氣稍固。即不哭煩矣。服二冬膏而全瘳。此母子二人皆極難辨治之症。竟得相保。不大怪哉。

胡鹵臣先生曰。二病最多。此案深足嘉惠來學。

論體盛絕孕治法

一友繼室夫人。身體肥盛。經候雖調。從未孕育。令僕定方。而施轉移化機之藥。雖從古醫書所未載。然可

得言也。蓋山之不可葬者五童斷過石獨縱有明師
無所施其裁。裁以故女之不可孕如方書所誌。生稟
之殊非人工所能改移者可不更論。若夫生稟不殊
但爲形軀所累而嗣孕終不乏者。古今來不知凡幾。
第夫婦之愚。天然奏合之妙。雖聖神有不能傳者。所
以方書缺焉。未備耳。僕試言之。地之體本重厚。然得
天氣以苞舉之。則生機不息。若重陰。沍寒之區。天日
之光不顯。則物生實罕。人之體中。肌肉豐盛。乃血之
榮旺。極爲美事。但血旺易至。氣衰久而彌覺其偏也。
夫氣與血兩相維附。何以偏衰偏旺。耶。蓋氣爲主。則

血○流○血○爲○主○則○氣○反○不○流○非○真○氣○之○衰○也○氣○不○流○有○似○於○衰○耳○所○以○一○切○補○氣○之○藥○皆○不○可○用○而○耗○氣○之○藥○反○有○可○施○緣○氣○得○補○則○愈○錮○不○若○耗○之○以○助○其○流○動○之○勢○欠○而○久○之○血○仍○歸○其○統○掘○之○中○耳○湖○陽○公○主○體○肥○受○孕○然○不○能○產○也○進○諸○御○醫○商○之○得○明○者○定○一○傷○胎○之○方○服○數○十○劑○而○臨○產○始○得○順○利○母○子○俱○無○災○害○蓋○肥○滿○之○軀○胎○處○其○中○全○無○空○隙○以○故○傷○胎○之○藥○止○能○耗○其○外○之○血○肉○而○不○能○耗○其○內○之○真○元○也○此○用○藥○之○妙○也○僕○倣○是○意○而○製○方○預○爲○受○胎○之○地○夫○豈○無○術○而○杜○撰○乎○然○而○精○誠○之○感○貫○於○金○石○女○之○宜○男○者

先乎其心心則氣和氣和則易於流動充滿也其次在節食仙府清肌恒存辟穀宮中細腰得之忽飢志壹動氣何事不成耶而且爲齊心積德以神道之教補藥餌之不逮有不天人叶應者乎僕于合浦求珠藍田種玉之舉而樂道之

胡鹵臣先生曰觀此一論不必問方而已得其意之所存破盡尋常窠臼矣奇創奇創

華太夫人餌术方論

天御孝廉太夫人宿有胸膈氣脹小恙近臻忽藥矣孝廉膝下承懽不以三公易一日者今而後喜可知

也。然以太夫人福體凝重，惟恐日增一日，轉爲暮年之累。欲僕訂方及早圖之，僕不覺悚然而動於衷曰：孝廉未嘗習醫，廼思治未病，消未萌，何其深於醫旨。若是以知子道之貫徹者，無微不至矣。經曰：陰精所奉者，其人壽。太夫人陰血有餘，卽年過百歲而形不衰，此可不問而知者。然形盛須充之以氣，而氣者漸衰，漸耗之物，必欲兩得其乎？所藉於藥方不少耳。况氣復有陰陽之別，身半已上陽主之，身半已下陰主之也。氣過盛而乘陽位，則胸膈脹悶不舒，所謂地氣上爲雲者是也。雲生而天地之寥濶頃刻窒塞矣。故

陰氣不可盛也。陰氣盛勢不得不用耗藥之藥。氣曰耗則體曰重。又不能兼理之術也。湖陽公主以體盛難產。御醫爲製枳壳厚樸等耗氣之藥。名曰瘦胎散。亦以當其壯年耳。若~~於~~年高氣弱之時。而可堪其耗散乎。我僕圖之。至人服天氣而通神明。只此一語。足爲太夫人用藥之準矣。蓋天食人以五氣者也。地食人以五味者也。以地之味養陰。不若以天之氣養陽。藥方旣久。天氣運而不積。挈地氣以周旋。所謂載華嶽而不重者。天氣舉之之謂也。方用茅山蒼朮一語。取其氣之雄烈。可驅陰邪。而通天氣。本草列之爲上。

品仙經號為山精者誠重之也每歲修事五七斤每
 早百沸湯吞下三錢秋月止服二錢另用天門冬一
 錢煎湯吞下初服一兩月微覺其燥服至百日後覺
 一日不可缺此矣服至一年身體輕健步履如飛黑
 夜目中無光可燭幽隱所謂服天氣而通神明者其
 不誣如此食物諸無所忌但能稍遠肥耳白飯香蔬
 苦茗種種清勝尤妙僕餌朮以後身健無病今服三十餘斤矣
 胡鹵臣先生曰此成方也用之通天氣以苞舉乎
 地覺製方之人未必辨此

陸子堅調攝方

子堅五體清和從來無病。邇因外感之餘，益以饑飽
內傷，遂至胸膈不快，胃中隱隱作痛。有時得食則已，
有時得食反加，大便甚艱，小水不暢，右關之脈乍弦
乍遲，不相調適，有似錮疾之象。用藥得當，軀之無難。
若歲久日增，後來必爲大患。大意人身胃中之脈從
頭前走於足者也，胃中之氣一從小腸而達於膀胱，
一從小腸而達於大腸者也。天下行之氣濁氣也，以
失調之故而令濁氣亂於胃中，于其清道因是窒塞
不舒。其始本於病時，胃中津液爲邪火所燥，至今津
液未充，火勢內蘊，易於上燎，所以得食以壓其火，則

安然邪火熾則正氣消若食飲稍過則氣不能運轉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則氣不復氣不復則胃中清濁混亂不肯下行而痛終不免也病屬胃之下脘而所以然之故全在胃之中脘蓋中者上下四傍之樞機中脘之氣旺盛有餘必驅下脘之氣入於大小腸從前後二陰而出惟其不足所以反受下脘之濁氣而撓指也夫至人之息以踵呼之於根吸之於蒂者也以濁氣上干之故究意吸入之氣艱於歸根且以痛之故而令週身之氣凝滯不行亦非細故也爲訂降火生津下氣止痛一方以爲嘗用之藥何有進

者在收先攝腎氣不使外出然後濁氣之源清而膀胱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氣以下行想明哲知所務矣

胡鹵臣先生曰言一病卽知其處既知其處矣又

知其上下正反之因猶珠玉

之光積而成炤非有意映重淵連赤極矣

與黃我兼世兄書

尊夫人驚痰堵塞竅隧肝肺心包絡間無處不有三部脈虛軟無力邪盛正衰不易開散有欲用涌劑稍吐十分之三誠爲快事弟經籌之此法殆不可行蓋涌法政如兵家劫營之法安危反掌原屬險道况痰迷不過片晌耳設以涌藥投之痰纔一動人卽暈去

此處疑有錯訛

嘉言先生此語乃虛只
者乃虛也
部寓去草盡法

探之指不得入咽之氣不能下藥勢與病勢相扼轉
致連日不甦將若之何無已如舟溪所云懼吐者宜
消息下之乎不知竅隧之痰即導之下行萬不能導
徒傷脾氣痰愈窒塞此法亦不可用也為今之計確
以理脾為先脾氣者人身健運之陽氣如天之有日
也陰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痰迷不省者脾失其權耳
理脾則如烈日當空片雲纖翳能掩之乎其次莫如
清肺肺為將帥之官氣清則嚴肅下行氣下行則痰
之藉為堅城固壘者方示以暇而可用其攻擊之力
所謂攻堅則暇者亦堅攻暇則堅者亦暇是也今四

未腫麻氣壅已甚尤不可不亟亟矣其理脾之法須藥餌與食飲相忝白飯香蔬苦茗便爲佳珍不但滑膩當禁卽粥亦不宜食以粥飲之結爲痰飲易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卽飯食亦宜少減以脾氣不用以消穀轉用之消痰較藥力萬萬耳其辛辣酒脯及煎燻日曝之物俱能傷肺並不宜食至於用藥弟自有節次矩矱日漸輕安來春方奏全愈也緣此病人不識治前賢亦未見高出手眼弟思之累日竊以爲要領在是所以必欲持久者與金城方略意同且先除協從爲殲渠魁自勢所不易捷得之事惟台兄裁酌

進教毋謂小恙過矜迂遠不切幸孔幸孔

驚痰之來始於肝胆冬月水氣歸根不敢攻治故
但以理脾藥乎調必至春月木旺纔用四君子湯
加龍胆草蘆薈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藥爲丸服之
痰迷之症果獲全瘳此後不發

胡鹵臣先生曰情形方畧指畫無遺古名將求其人不可多得也

○辨黃鴻軒臂生癰癤之症

黃鴻軒手臂忽生癰癤蔓腫無頭痛極莫耐外科醫
者咸謂熱毒所致揆之平素淡泊明志甯靜居心絕
無生熱致毒之因究莫識其所起也尊公我兼謂福

善議病、蓋舍樽俎而一代庖人乎、唱曰、吾議此症、請
先爲致賀、後乃言之、瘡瘍之起、莫不有因、外因者、天
行不正之時、毒也、起居傳染之穢、毒也、內因者、醇酒
厚味之熱、毒也、鬱怒橫決之火、毒也、治火毒與治諸
毒、厚自天淵、蓋火與元氣、勢不兩立、以寒涼折之、則
元氣轉漓矣、鴻軒於四者、總無其因、不問知爲胎毒
之餘也、凡人稟受天地之氣、有清濁之不同、惟純粹
以精之體、其福澤壽算、俱不可限量、然從父母構精
而有身、未免夾雜慾火於形骸、所賴者、惟在痘瘡一
舉、暗將所藏慾火、運出軀外、復其粹精之恒體、如鑛

金相似必經紅爐煅煉而渣滓與精瑩始分之爲兩
吾嘗以此法觀出痘者之眸子七八日後眼開之時
黑白分明者精金也赤筋紅膜包裹者混金也至於
瞳人模糊神光不現則金非金矣鴻軒幼時出痘太
多元氣不能充灌又爲雜症所妨臟腑中之火毒雖
盡而軀壳間之留滯猶存所以痘癰之發必于手足
之委中曲池者則以零星小毒無處可容而潛伏于
呼吸難到之處耳今之癰癤正當委中之穴其爲痘
毒何疑毒伏肘腋之下原無所害但粹精之體微有
夾雜是亦寶鑑之纖塵白璧之微類也日者太和元

氣充過周身將十五年前之餘滓盡欲化爲膿血而
出他人見之爲毒吾蚤已卜其爲興者機矣豈有暢
於四肢而不發於事業者哉治法外用馬齒莧熬膏
攻之速破內用保元湯托之盡出仍以痘癰門藥爲
治卽日自當痊愈必不似瘡毒之曠日持久但不識
症而以治瘡毒寒涼瀉火諸藥投之適以增楚貽患
耳孰謂外科小恙可無樽俎折衝之人耶如法治之
潰出膿水甚多果不用生肌長肉而自愈

胡鹵臣先生曰以慧心辨症竟出恒理而降衷所
以不齊受衷所以相遠之故盡逗毫端治火一法

鑛金一喻。驗目一訣。種種指示。俱足令人心開神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悞。

人生有性分之樂。有勢分之樂。有形體康健之樂。性分之樂。四時皆春。萬物同體。雖環堵蕭然。而樂在也。雖五官弗備。而樂在也。雖夷狄患難。而樂亦在也。谿山風月。有我便是主人。木石禽魚。相親悉爲相友。何取溺情枕席。肆志淫佚也哉。卽造物小兒。無所施其播弄矣。至於勢分之樂。與康健難老之樂。惟福厚者始兼有之。蓋得貴之與得壽。其源若與分合兩途。少年菴樸不凋。此壽基也。而嫌其情采不露。鬢亂機神。

流動此貴徵也而嫌其渾敦太鑿此其間半予天半予人而後天奉若之功不知費幾許小心然後可疑休而永命故在得志以後既知此身爲上天託畀之身自應葆精嗇神以答天眷若乃女愛畢席男歡畢輪竭身中之自有而借資於藥餌責効於眉睫致宵小無知之輩得陰操其禍人之術以異捷獲雖前代之覆轍皆然而今時則益烈矣蓋今者雍熙之象變爲繁促世運已從火化復以操急之藥幾何不喪亡接踵乎此道惟岐黃言之甚悉但仕宦家不肯細心究討耳其云凡陰陽之道陽蜜乃固兩者不知如春

無秋如冬無夏是故因而同之是謂聖度此段經文
被從前註解理沒不知乃是明言聖人於男女之際
其交會之法度不過使陽氣秘密乃得堅固不洩耳
然而陰陽貴相和有春無秋是無陰也有冬無夏是
無陽也所以聖人但調其偏以歸和同允爲交會之
法度而已夫聖人太和元氣生機自握我觀夫調琴
弄瑟者鐘代鼓雖閨闈之性情克諧而况於己身之
血氣禮陶樂淑仁漸厚義雖民物之殷阜坐致而况
於一人之嗣胤所以比爲廣嗣之計者其用藥之準
但取純王以召和無取雜霸以兆戾也而經文又云

陰乎陽秘四字尤足互暢其義蓋陰得其乎而無過不及然後陽得其秘而不走洩也此可見陽之秘營乃神聖交會所首重然欲陽之秘密卽不得不予其權於陰正以陽根於陰培陰所以培陽之基也今人以峻烈之藥劫盡其陰以爲培陽益以房幃重耗漸至髓消肉滅神昏氣奪毛瘁色夭尙不知爲藥所悞可勝道哉向見一浙醫宋姓者在京師製成大顆彈丸遍送仕宦託名臍帶胎髮其實用煉過硫黃在內服之令人陽道驟堅可喜未幾躁病百出吾鄉諸大老受其禍者厯厯可指近遊鹿城聞張鴻一孝廉以

進紅鉛傷腦而日夜精流不止。蓋腦爲髓海，腦熱而
通身之髓盡奔，究竟熱未除而髓先竭，骨痿先行矣。
至婁過大如先生舊宅，見鼻中濁涕，凡落版壁者深
黃之色，透入木中，剗刷不除，詢之亦繇服種子熱藥
所致。後以傷風小恙，竟至不起。噫嘻！腦熱已極，蒸涕
爲黃，出鼻之熱，尙能透木，曾不省悟。至熱極生風，尙
治外而不治內也。復何言哉！吾鄉劉石間先生服熱
藥而病消渴，醫者鄧橘存堅令服六味地黃湯干劑，
蓋得於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之旨也。高郵袁體仁種
子經驗方皆用陰陽兩平之藥，蓋得於陰平陽秘之

旨也。此老於醫而審於藥者，因并表之。又方士取黑鉛之水，名神水金丹，以惑人。凡痰火之病，初得其下行之力，亦甚覺稍爽，而不知鉛性至燥，轉致劫陰，爲害反大。又有用蒸臍之藥，名彭祖接命之法者。夫臍爲人之命根，以麝香、硫黃、附子等大熱散氣之藥，加蒸火而蒸灼，幸而不中真氣，尙無大害。若蒸動真氣，散越不收，擾亂不甯，有速斃耳。聞婁中老醫穆雲谷嘗誨人曰：蒸臍一法，有損無益，斷不可行。旨哉言矣，亦并表之。

胡鹵臣先生曰：艱嗣之故有五。一曰性偏刻，好發人陰私。一曰好潔，遇物多不滿意處。一曰慳吝，持

金錢不使漏一線。一日喜變童。非其所用。肝筋急傷。一日多服熱藥。鑠真陰而盡之。嘉言此論。曲暢經旨。以闢方士之謬。而破輕信之惑。真救世之樂言也。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傷寒病有宜用人參入藥者。其辨不可不明。蓋人受外感之邪。必先發汗以驅之。其發汗時。惟元氣大旺者。外邪始乘藥勢而出。若元氣素弱之人。藥雖外行。氣從中餒。輕者半出不出。留連為困。重者隨元氣縮入。發熱無休。去生遠矣。所以虛弱之體。必用人參三五七分。入表藥中。少助元氣。以為驅邪之主。使邪氣

(此處疑有脫文)

此處疑有脫文

體李東垣治內傷兼外感者用補中益氣加表藥一
二味熱服而散外邪有功千古姑置不論止論傷寒
專科從中景以至於今明賢方書充棟無不用人參
在內何爲今日醫家單單除去人參不用以阿諛求
容全失一脉相傳宗旨其治體虛病感之人百無一
活侯閻君對簿日知之悔無及矣乃市井不知醫者
又交口勸病人不宜服參目覩男女親族死亡曾不
悟旁操鄙見害之也謹剖心瀝血相告且誓之曰今
後有以發表和中藥內不宜用人參之言悞人者死
八犁耕地獄蓋不當用參而用之殺人者皆是與黃

耆白朮當歸乾姜肉桂大附子等藥同行溫補之悞
所致不與羌獨柴前芎桔芷芩羔半等藥同行汗和
之法所致也汗和藥中兼用人參從古至今不曾傷
人性命安得視爲砒鴆刀刃固執不用耶最可恨者
千百種藥中獨歸罪人參君主之藥世道人心日趨
於疾視長上其醞釀皆始於此唱安敢與亂同事而不一亟辨之乎
附人參敗毒散註驗 嘉靖己未五六月間江

南淮北在處患時行瘟熱病沿門闔境傳染相似
用本方倍人參去前胡獨活服者盡效全無過失
萬曆戊子己丑年時疫盛行凡服本方發表者無

得藥一湧而去。金非補養虛邪之意也。卽和解藥中有人參之大力者居間外邪遇正自不爭而退。舍設無大力者當之而邪氣足以勝正氣。其猛悍縱姿安肯聽命和解耶。故和解中之用人參不過藉之以得其平。亦非偏補一邊之意也。而不知者方謂傷寒無補法邪得補彌熾。斷不敢用。豈但傷寒一症卽痘疹初發不敢用。瘧痢初發不敢用。中風中痰中寒中暑及癰疽產後初時槩不敢用。而虛人之遇重病一切可生之機悉置之不理矣。古今諸方表汗用五積散參蘇飲敗毒散。和鮮用小柴胡湯白虎湯竹葉石膏

湯等方皆用人參皆藉人參之力領出在外之邪不使久留乃得速愈爲快奈何世俗不察耶獨不見感人體虛之人。大熱呻吟數日間燥盡津液身如枯柴初非不汗之汗之熱不退後非不和之下之和之下之熱亦不退醫者技窮委身而去不思內經所言汗出不爲汗衰者死三下而不應者死正謂病人元氣已漓而藥不應乎耳夫人得感之初元氣未漓也惟壯熱不退灼乾津液元氣始漓愚哉愚哉倘起先藥中用人參三五七分傾藥深入驅邪卽刻熱退神清何致汗下不應耶况夫古今時勢不同膏梁藜藿異

不全活。又云。饑饉兵荒之餘。飲食不節。起居不常。致患時氣者。宜同此法。

唱按彼時用方之意。倍加人參者。以瘟疫易染之人。體必素虛也。其用柴胡。卽不用前胡。用羌活。卽不用獨活者。以體虛之人。不敢用複藥。表汗也。饑饉兵荒之餘。人已內虛久困。非得人參之力。以驅邪。邪必不去。所以服此方者。無不全活。今崇禎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路相藉。各處醫者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者。多以活人。更有發痧一症。最毒。惟用人參。消痧藥內。全活者多。此人人所共見。

共聞者而庸愚之人執着不破誠可衰也又有富貴人平素全賴參朮補助及遇感發尙不知而悞用譬之賊已至家閉門攻之反遭凶禍者有之此則悞用人參爲溫補不得借之爲口實也胡鹵臣先生曰將傷寒所以用人參之理反復辨論卽婦人孺子聞之無不醒然此立言之善法也

論吳聖符單腹脹治法

聖符病單腹脹腹大如箕緊硬如石胃中時生酸水吞吐皆然經年罔効蓋繇醫輩用孟浪成法不察病之所起與病成而變之理增其勢耳昨見雲間老醫

口中酸味皆從火化

煎方龐雜全無取義惟腎氣丸一方猶是前人已試之法但此病用之譬適燕而南其指也夫腎氣丸爲腫脹之聖藥者以能收攝腎氣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一晝夜六七行溝渠順導水無泛濫之虞也且謂益水之源以消陰翳耳今酸味皆從火化尙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脹爲食積用局方峻攻尤屬可駭僕不得不疏明其旨夫聖符之疾起於脾氣不宜鬱而成火使當時用火鬱發之之法升陽散火病已豁然解矣惟其愈鬱愈溼漸至脹滿則身中之氣一如天地不交而成否塞病成而變矣症似無火全以火

爲之根不究其根但治其脹如檳榔厚朴萊服子之類皆能耗氣助火於是病轉入胃日漸一日煎熬津液變成酸汁胃口有如醋癢胃中之熱有如麴蘖蒸穀飲食一入頃刻釀成酢味矣有時新穀方嘸舊穀卽爲迸出若互換者緣新穀芳其未變胃愛而受之其酸腐之餘自不能留也夫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今暗從火化津液升騰屑越已非細故况土曰稼穡作耳者也木曰曲直作酸者也其反作酸木來侮土至春月木旺時必爲難治及今可治又治其脹不治其酸會不思酸水入腹脹必愈增不塞源而遏流

此頁銘詁難讀若無禮本

其勢有止極而試言其槩治火無過虛補實瀉兩法
內鬱雖宜從補然耳溫蔭熱瀉火之法施於作酸日
其酸轉增用必無功故驅其酸而反其耳惟有用剛
藥一法剛藥者氣味俱雄之藥能變胃而不受胃變
者也參伍以協其平但可用剛中之柔不可用柔中
之剛如六味丸加桂附柔中之剛也於六味作酸藥
中入二味止酸藥當乎不當乎剛中之柔如連理湯
是也剛非過剛更有柔以濟其剛可收去酸之績矣
酸去而後治脹破竹之勢已成迎刃可解錮疾頓蠲
脾君復僻保合太和嘗有天命矣謂

用藥者後先銖兩間可無審乎

善後多年。間用黃柏知母之屬。始得全効。更奇。剛柔諸藥。爲丸服之。胸中如地天交而成泰。爽不可言。服病遂不勞餘力而愈。

論善後之法

門人請曰。吾師治病。每議先於藥。究竟桴鼓相應。纖毫不爽。今果酸止脹消。濟收腹小。奏全績矣。不識意外尙有何患。懇同善後之法。究極言之。余答曰。悉乎哉。問也。內經病機。劉河間闡發頗該。至於微茫要渺。不能言不盡傳。吾爲子益廣其義。夫病有逆傳順傳。種種不同。所謂病成之機則然。至於病去之凡。從來

無人道及前論聖符之病。乃自脾入傳於胃。今酸去
脹消。亦自胃復退於脾。故善後之法。以理脾爲急。而
胃則次之。其機可得言也。設胃氣未和。必不能驅疾。
惟胃和。方酸減穀增。漸復平人容蓄之常。然胃喜容
蓄。脾未喜健。連倦怠多腫。惟樂披摩者。有之。受食一
盞。身若加重。受食三盞。身重若加一鈞者。有之。步履
雖如嘗候。然登高涉險。則覺上重下輕。舉足無力者。
有之。脾陽弗旺。食後喜漑沸湯。借資於有形之熱者。
有之。其病之餘。夏熱爲痺。秋清爲瘧。燥勝脾灼。濕勝
理泄者。有之。故理脾則百病不生。不理脾則諸疾續。

起。久之乃於於胃也。至若將息失宜。飲食房勞所犯。脾先受之。猶詞也。設忿怒之火一動。則挾木邪直侵胃土。原病陡發。不可言也。設以一朝之忿。亡身及親。爲惑垂戒深矣。又其始焉。酸脹胃中。必另創一膜囊。如贅龐者。乃肝火中入。透開胃膜。故所聚之水。暗從木化。變酸。久久漸滿。膜囊垂大。其腹之脹。以此爲根。觀其新穀入口。酸物迸出。而芳穀不出。及每食飴糖。如汲筒入喉。酸水隨卽湧出。皆可徵也。若非另一窠。白則其嘔時。宜新腐俱出。如膈氣之類。何得分別甚清耶。昨遊玉峯。渠家請授他醫調攝之旨。及語以另

闢膜囊。其醫不覺失笑曰。若是則先生真見隔垣矣。吁。嗟。下士聞道。固若此乎。訂方用六君子湯煎調。其石脂未。其醫不解。豈知吾意中。因其膜囊既空。而以是填之。俚不爲異日患乎。吾昔治廣陵。一血蠱服藥。百日後。大腹全消。左脇肋始露病根。一長條如小枕。然以法激之。嘔出黑污。斗許。餘從大便泄去。始消。每患蠱脹。不論氣血水痰。總必自闢一字。如寇賊蟠據。必依山傍險。方可久聚。內經論五臟之積。皆有宅所。何獨於六腑之聚久。爲患如鼓脹等類者。遂謂漫無根柢。區界乎。是亦可補病機之未逮。

誰誤非因

附裏囊証據。許叔微木事方曰。微患飲癖。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寫文。左向伏几。是以飲食多墜。左邊中夜必飲酒數杯。又向左卧。壯時不覺。三五年後。覺酒止從左下。有聲。脇痛。食減。嘈雜。飲酒半盞即止。十數日必嘔酸水數升。暑日止。右邊有汗。左邊絕。無遍訪名醫。及海上方間。或中病止。得月餘。復作其補。如天雄。附子。礬石。利如牽牛。大戟耳。遂備嘗之矣。自揣必有癖穴。如水之有科。曰不盈。科不行。但清者自行。而濁者停滯。無路以決之故。積至五七日。必嘔而去。脾土惡濕。而水則流濕。莫

若燥脾以去濕。崇土以填科。曰。乃製蒼朮丸。服三
月而疾除。繇此觀之。痰飲小患。尙有科。曰。豈脹滿
大。病反無科。白乎。但許公酸水。積至數升。必盡嘔
去。故不下。滲於腹。若聖符則積之經年。腹中已容
數斗。喉間連穀上湧者。不過數口而已。向非吾先
治胃。中酸水。腹內再可加。一年之積乎。然腹中之
事。言之反涉于誕。其不以爲功也。宜矣。昔賢自病
三十年始悟。今之醫輩。視人猶己者。有幾。况己病
亦不知所繇耳。其更數手而不能爲善。後計者。總
之未透此一關耳。

胡鹵臣先生曰。認病機。次溯流窮源。若河漢莫可紀極。然實鑿鑿有據。不涉影響。覺十年讀書。三伐折肱者。未必具此于眼。

詳論趙三公令室傷寒危症始末。并傳誨門人趙景翁太史聞唱來虞譚醫。一旦先之以駟馬唱心。儀其賢。欲敬事而効藥。籠之用久矣。孟冬未三公郎令室患傷寒。醫藥無功。漸至危篤。先日進白虎湯。其熱稍緩。次日進人參白虎湯。其勢轉重。皇皇求醫。因而石診。唱聞其咳聲窘迫。診其脉數無力。壯熱不退。肌膚枯澀。沉困不食語。景翁先生曰。此病大難。爲惟

不肖尙可悉心圖成以報知己疏方用仲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四味先生頗疑麻黃僭汗因問錢宗伯公郎服西河柳犀角而疾瘳今可用乎唱曰論太陽陽明兩經合病其症頗似但彼病秋熱此病冬寒安得比而同治况病中委曲多端河柳犀角原非正法惟仲景麻黃石膏一湯久爲此病天造地設有一無二之良法先生躓之其房中女伴以不肖宜話兼未悉唱之生平爭用本地經驗名家迺至服河柳而表終不解服犀角而裏終不解且引熱邪直攻心臟其顛悖無倫較胃實讖語更增十倍醫者始辭心偏

此段之生致之反夫
之過也按之若夫
注可以置之不辨

不可救藥。吁嗟人心位正中央。皇皇有極。而何以忽
偏耶。傷寒膀胱蓄血。有如狂一證。其最劇者。聞一發
狂。旋復自定。卽心臟最虛。元神飛越者。間有驚狂。卧
起不安一證。未聞有心偏之說也。而病者何以得此
乎。未幾陽反獨留。形如煙薰。髮直頭搖。竟成心絕之
候。此段疑案。直若千古不決。孰知有麻杏甘石爲持
危扶顛之大藥也哉。而門人請曰。麻杏甘石湯。不過
一發表藥耳。何以見其能起危困。萬一用之罔效。又
何以起後學之信從耶。余曰。此淵源一脉。仲景創法
于前。吾闡揚于後。如錐入木。如範鎔金。所以稱爲天


造地設有一無二之法。用則必效。確無疑也。蓋傷寒一證。雖云傳足不傳手。其實足經而兼手經者恒多。醫者每遇足經六傳之病。尙爾分證模糊。至遇兼手十二經之證。鮮不五色無主矣。足經譬西北也。手經譬東南也。道理之近遠不同。勢自不能以飛渡。然乘釁召邪。阻險割據。豈曰無之。今病家爲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兩經合病。旣已難任。更加兩經之邪。襲人手太陰肺經。所以其重莫支。手太陰肺者。主統一身之氣者也。氣通則汗出。氣閉則汗壅。從前發汗而不得汗。馴至肌膚枯澀。豈非肺主皮毛。肺氣壅閉。津液

此處錯訛難用

萬意章

卷

三

不通漫無潤澤耶。任用柴胡葛根河柳辛涼解肌。如
 以水投石。有拒無納。職此故耳。病者為通邑關府王
 澄川先生之女。孝敬夙成。皎然與女曜爭光。澄川先
 生嘗患鼻查鼻諸女稟之。咸苦肺氣不清。鼻間窒塞。
 所以邪易奏入。絕病外感。便當蚤為足經傳手之虛。
 通其肺氣之壅。俾得汗出邪徹。殆稱明哲。此病為足
 太陽膀胱。足陽明胃。兩經合病。則足太陽之邪。繇皆
 而貫胸。足陽明之邪。由胸而徹者。肺為  復於胸
 背之上。如錢孝廉素無肺患者。病時尙且咳嗽緊逼。
 豈居常肺氣不清之休。可堪兩經之邪交射乎。其用

白虎湯爲秋令清肅之藥肺金所喜故病在可持纔
加人參五分卽轉沉重豈非病熱反傷之左券乎至
于犀角乃于少陰心經之藥夏月心火光甚間有可
用冬月水盛火衰斷非所宜又况手少陰心經與手
太陰肺經膜屬相聯以手經而傳手經其事最便所
以纔一用之隨領注肺之邪直攻心臟正如是足不
陽誤用葛根卽領其邪傳太陽明之例耳不如傷寒
之邪過經不解蘊崇人久不過襲入厥陰心胞絡已
耳豈有直攻心臟之理哉吾用麻黃伐肺邪杏仁下
肺氣石膏清肺熱而草緩肺急蓋深識仲景製方之

妙。顛主足。經太陽者。復可治。于手經太陰。用之一舉。
 而解手足。兩經之危。游刃太虛。恢恢有餘。甯致手復。
 傳手而蹈。因禍乎。迺知肺臟連心。正如三輔接壤。王。
 畿。誤用犀角。領邪攻心。無異獻門迎賊。天之所棄。聖。
 君賢友。抑何慘耶。余非乏才無具者。而袖手旁觀。不。
 禁言之親切。有如子規之啼血而已也。

此藥無胡評何也。是也 胡評必先生補力考耶

考按是証溫病最多。醫者不可不細玩也。